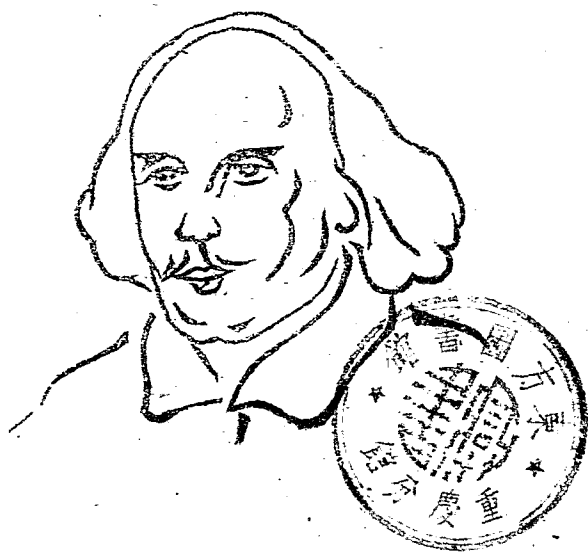


莎氏比聖全集

書 中 書



文 通 書 局 印 行

106
J1-61.33
B

曹未風譯

亞莎
全氏
集比
錯

中



3 1760 9485 6

錯

文
通
書
局
印
行

錯中錯

(錯誤的喜劇) (THE COMEDY OF ERRORS)

登場人物

索林諾斯 愛非色斯的大公爵

埃吉翁 細拉古斯的一商人

愛非色斯的安地弗勒斯

細拉古斯的安地弗勒斯

愛非色斯的德羅米歐

細拉古斯的德羅米歐

巴爾塔沙 一個商人

安吉婁 一個金匠



埃吉翁與露米里亞所生的孿生子但是互相不認識

孿生兄弟是兩安地弗勒斯的僕人

錯中錯

一個商人 細拉古斯的安地弗勒斯的朋友

平區 教師與通達術的人

阿德里阿娜 愛非色斯的安地弗勒斯之妻

露西阿娜 她的姊妹

陸斯 她的女僕

一名娼妓

獄卒、官吏、及其它侍從們

地點

愛非色斯

第一齣

第一幕 大公爵宮中的大廳裏

(大公爵，埃吉翁，獄卒數人，官吏數人及其它侍從人等同上)

埃吉翁：索林諾斯，你就說下去計劃將我毀滅吧！你就利用處死的判決書，結束我的苦惱

與一切吧。

公：細拉古斯的商人，你不要再請求了：

我本無意祖私來破壞我們的律法：

近來由於你們大公惡毒的怒火，

對那些商人——我的公平交易的人民——

所發出的仇恨與無理——

他們缺少金幣來贖取他們的生命，

他就要用他們的血來簽押那嚴峻的合同，

已經把我威嚴的面容上的一切憐憫完全蔽除了，

因為自從在你那好亂的國人與我們之間

發生了現存的內部的裂痕以來，

細拉古斯的人們同我們全都在

嚴肅的會議之中正式宣佈

禁止在我們雙方的城市之間有貿易往來；

而且，

如果有任何生在愛非色斯的人被發現在

細拉古斯的任何一處市集裏，

總是有如果有任何一個細拉古斯人

來到愛非色斯的港灣內，他竟得死。

他的貨物一概充公，還大發慈悲。

除非他能交出二千個馬克，

來贖清他的刑罰與他的生命。

而你的財貨按照最高的評價

也值不到一百馬克。

所以按照法律你應該被判處死刑。

埃：可是這正是我們所乞求。等你的話說完時

我的苦惱也就同樣的隨着夕陽而消失。

公：可是細拉古斯人，你且說說，簡單的，

你爲何遠離你家鄉的緣由；

同時你爲了什麼緣故來到愛非色斯。

塊 再也不能加給我一個比那述說我這

不能述說的苦痛更爲沉重的工作了，

可是，爲了請世人明瞭我的結果

原是由天地註定而不是由於故意的犯罪，

我便來按照我的痛苦所許的範圍盡量予以陳說。

我本是出生在細拉古斯；娶了一個女人

她若不是爲了我就會很快樂而爲了我

也就會更快樂，若不是我們的遭遇那樣不幸。

我同她在歡樂中過活，我們的財產逐漸增加，

因爲我不停的運貨到埃比達蒙去

每次都獲得厚利一直到我的經紀人死時。

爲了許多貨物都丟在那裏無人照管

我就不得不離開我愛妻的恩愛的懷抱。

我離開了她才不過六個月光景。

她（幾乎爲了那女人所忍受的

愉快的磨難而憔悴）

已經準備自己追蹤我去了。

不久她就平安的到了我的所在地。

到那裏不久她便成了

兩個美好的兒子的歡樂的母親。

真是奇怪他們兩個真是相像

除了名字不同之外簡直沒有分別。

同時在那時辰就在那個旅舍裏

有一個貧窮的寒賤的婦人也生產了

同樣的輪胎，雙雙的男孩完全相像。

那兩個孩子（因為他們的父母非常窮困）

我就買了下來，將他們養大來，服侍我的孩兒。

我的妻，對這兩個孩子真是得意非凡，

她天天建議要我們回轉家鄉。

但我無可奈何，祇答應了可哀啊！太早了

不，我們走到船尾，下了岸，

我們斷斷離開埃比達蒙方一里遠

盡都永遠服從天威的大海

祇便妥善了，傷害我們的悲慘的徵象，

同時我們也沒有敢保有較後的希望，

因為那正天所允給的善慶動盪茫茫。

這裏是以爲我們聽候的必得穩妥

這一種並將裝輪船可疑船保證。

這一個我雖然很情願立即將它加以接受

然而我的妻子不停的哭泣。

這哀啼聽着現的必來的命運。

所以這那英俊的孩兒的可憐的哀泣。

他們爲了當時情形而哭喚還不知道害怕

這這些逼迫我不得不爲他們與我法尋求延命的方法

那方法乃是這個小才因爲全沒有別的方法；

那些水手們攔着我們的小船拍去逃生，

把那大船丟下那時就要抗失交給我們。

我的妻呢對於那後生的更爲當心，

她把他緊縛在一根多餘的船桅上，

這根船桅乃是水手們爲了風暴所特地準備下的，

在他身上又縛我們雙生子當中的一個，

同時我對於那兩個孩子也同樣的處置，

把孩子們如此安排完了之後，我的妻同我

眼睜睜的看看我們憂心的所繫，

把我們自己也各自縛在那桅杆的兩端。

這樣一直向前漂流任憑着潮水推送，

被漂向着哥林多，我們這樣想

到最後那太陽注視着這大地，

弄散了那使我們難過的熱氣，

那海面受了它那渴望的光輝的滋潤

就漸漸歸於平靜；這時我們發現了。

有兩條大船從遠處用最大的速度向我們駛來，

有一條是哥林多的，另一條是埃比達魯斯的，

可是在它們來到以前，——啊，我不要再說了！

你自去從我前面所說的去推想下文吧。

公 不要你說下去，老頭子不要這樣中斷，

因為我雖然不能饒恕你，卻也許可以憐憫你。

埃 啊假使那天神們曾經如此，我現在就不會

應該稱他們爲對我們毫無惻隱之心了！

因爲那兩條船隻尙離開我約有十裡之遙時，

我們突然碰在一大塊巖石之上。

這一撞非常猛烈，

我們這救命的木杵從中折斷爲兩。

於是，在把我們如此不公平的分離之中，命運便給我們雙方各自相同的留下了，可以心喜的殘存，與令人心酸的缺陷。

她那一部，可憐的大腳！好像是負着較輕的份量，雖然痛苦卻一些也不少，

被那大風較快的吹向前去，

就在我們的視線之內，他們三人被那

哥林多的漁人們所救起我們這樣想，

最後另一條船又救起了我們，

等他們知道了他們所碰巧救起的是些什麼人之後，

他們就立即對這孤船的客人給予救助的歡迎，

他們或竟可能接來那些漁人們所救起的人們。

若不是他們的船隻行走得太慢，

所以他們就轉向幸上了歸途！

這樣你已然聽見了我怎樣離開了我的幸福；

我的生命就被驅運所延長，

活着來講述我自己災殃的悲慘的故事。

公 現在寫了你所爲他們難受的人們起見

請你務必詳盡的告訴給我，

一直到現在他們對你的情形又怎樣。

埃 我的幼子，可是我最大的筆記

到十八歲時開始惦念起來，

他的兒長他就哀求我。

允許他的侍從（因為他的情形正相同
失去了他的兄長可是留有着他的名字）

陪同他一起去設法將他們尋覓：

這時我正在辛勤企圖再見那一個親人，

我却又把一個我心愛的送出去使他冒險，

足足有五個夏天我在希臘的最遠的角上度過

從亞細亞洲的邊境上從南到北的流走，

最後沿着海濱回家去才來到這斐非色斯，

已經沒有希望我到而又心有不甘的

不去尋覓便離開任何一個有人類居住的所在，

但是在這裏我一生的故事却必須結束了；

而我也真高興能有這來得正好的死亡，

如果我一切的奔波能以證明他們尚在人間。

公 不幸的埃吉翁命運之神選中了你

來承受那可怕的靈魂的極端事例！

現在相信我若不是因爲它違反我們法律，

違反我的冠冕，我的誓語我的尊嚴

這些事我們爲國王的即使願意也不能無視，

我的靈魂都肯爲你懇請做你的辯護士，

不過你雖然已經被判處了死刑，

而已然判決的判詞又不能撤回，

除非它將有大損於我的榮譽，

可是我仍然將盡力的爲你出力，

所以商人啊，我可以寬給你今日的期限

出去爲你自己尋覓善意的幫助。

到你在愛非色斯所有的朋友們那裏試試看，

你去乞求或去先貸來湊湊這個數目

以便活命；如果不然，那麼你個被判定要受死了，

獄卒領他去好好看守他。

獄卒 是前，我的大人。

埃 沒有希望，沒有援助的埃吉翁去四下走，

祇不過是延長他的生命到那告終的時候。

（同下）

第二景 公共場所

(細拉古斯的安地弗勒斯及薩羅米歐及一商人同上)

商 所以你就說你是埃比達蒙的人，

若不然恐怕你的財貨立刻就要被充公，

就在今天有一個細古拉斯人，

因為來到這裏而被捕，

同時因為不能夠贖買他的生命，

根據這城裏的禁令，

他就要在那疲倦的夕陽在西方下墜以前受死，

這些乃是你的錢我適才不得不替你暫時保管。

細的安 你去拿它到神道旅館去我們在那裏歇腳。

你等在那裏德羅來歐等我前來找你，
在一小時之內便該是吃中飯的時候，
在那時以前我要去參觀這城市的市容，
細察那些做生意的欣賞那些大建築，
然後再回來到我的旅館裏去睡眠，
因為我已經爲了漫長的旅行而疲倦極了，
快走吧！

細的德 人們都會簡單的聽你的話，

真的趕快走了這麼好的機會。(下)

細的安 是一個老實的境蛋，先生，他時常，

當我因爲憂愁與哀傷而煩悶時

用他的愉快的笑語而提高我的興緻。

怎樣，你可陪伴我在市裏走上一遭。

然後再來到我的旅館而與我一同進午餐嗎？

先生，我已經被邀請到另一位商人那裏，

從那裏我希望獲得相當多的利益；

我務必請你原諒，等一會到五點鐘

我請你注意我可以向你在市場上相會。

然後再陪伴你一直到就寢的時候。

我目前的事務催使我不得不立刻離開你。

細的安：到那時再見吧；我且自去隨便的來往

遊逛，去觀覽這座城。

商：先生我且將你託付給你自己的滿足。

(下)

細的安——他把我交給我自己的滿足的人

乃是將我交給了我所不能到的事物，

對於這個世界我好像是一滴水

在這大海汪洋之中尋找另一滴，

而他呢落在那裏去尋出他的同伴

却不被人見得到處打聽着把他自己都弄糊塗了。

似這樣我就尋覓一位母親與一位兄長，

爲了尋他們而不快樂反喪失了我自己。

(愛的德上)

這裏來了我真正可靠的萬用簿。——

怎樣了？你怎會回來得這樣早？

愛的德——回來得這樣早！還是說來得太晚吧？

那鷄已經烤焦那小豬也已經從鐵串上落下，

那時鐘已經在鈴鐺上敲了十二下。

我的太太在我的面上又敲了一點鐘，

因為肉已經涼了她發着那樣大的火，

那肉涼了是因為你還沒有回家，

你沒有胃口是爲了開了你的食慾。

可是，我們知道禁食與祈禱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很是爲了你今天的錯誤而後悔。

細的安：停住你的話，先生，告訴我這個，我請問你，

你把我交給你的錢放到那裏去了？

愛的德：啊那六便士，我上星期三拿來

給那馬鞍匠去替我家太太付那馬鞍子的後帶，

錢，

那馬鞍匠拿去了，先生，我沒有拿着啊。

細的安 我現在可沒有開玩笑的好脾氣，

你告訴我不要東拉西扯的，那錢在哪裏？

我們在此地乃是生人你怎敢將這樣

大的一筆款項不交與自己照管？

費的德 我請求你大人等你坐在午殘桌上，再開玩笑吧

我是急上加急的從我家太太那裏到你這裏來，

如果我這樣回去我便真是變成柱子了，

因為她一定要把你的錯處都敲在我的頭上。

我想你的肚子，像我的那樣，應該是你的時辰，

不需要送情人到時候就該敲你回家去。

細的安 住口，德羅米歐，住口這種玩笑全不合時宜。

你把它們保留起來到一個較快活的時候再用，

我交給你照管的那些金子你放在了哪裏？

愛的德 給我的大人？你沒有交金子給我啊？

細的安 胡說，糊塗虫，收起你的傻勁兒

告訴我，你把我交帶給你的東西怎樣安排的？

愛的德 交帶給我的事就是叫我把你從市場上

喊回到你的家那鳳凰居大人去吃午飯，

我家太太同她的妹妹都在等着你呢。

細的安 現在憑我是一個基督徒回答我，

你把我的錢放在了什麼妥當可靠的所在？

若不然我可就要敲碎你那好開玩笑的頭腦，

它專門在我不開心的時候扯謊放刁，

從我這裏拿去一千馬克MARKS你放在了哪裏？

愛的德 在我的頭上倒是有幾個你給我的疤痕。

MARSS 在我的肩上也沒有幾個我家太太給我的疤痕，

可是你們兩個加在一起也沒有給我一千個疤痕，

如果我把那些再翻回敬給你大人的話

也許你大人都不能耐心承受的。

細的安 你家太太的疤痕，你有什么來太太，奴才？

愛的德 你大人的夫人住在鳳凰居的我家太太啊！

她在那裏不見你回家便飲食不進

她在祈求你趕快跑回家去吃午飯！

細的安 什麼你怎麼敢如此在我面前動手動腳！

我不是禁止過你？這個你當心這個，糊塗蠢才。

愛的德 你這是什麼意思，大人？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得趕快住手，

唉，若是不肯，大六，我可得轉身跑了。

(下)

細的安 憑我的性命擔保爲了某種詭計。

這混人一定是弄光了我的全部金錢，

他們說這城裏是充滿了騙人的事，

如同，欺騙眼神的靈敏的扒兒手，

徹改心機的人在黑暗中工作的蠱惑者

毀滅形體的殺害靈魂的女巫婆

偽裝的騙子，滿口滔滔不絕的江湖客，

以及許多種似這類的放肆的罪惡；

如果真是如此，我可要趕快去的，

我要回到神道旅館去，去尋覓這個奴才

我真是恐怕我的金錢要有些不穩，

(下)

第二齣

第一景 公共場所

(阿德里阿娜及西阿娜同上)

阿 我的丈夫同那奴才誰也不回來，

我那樣急的差遣他去尋他的主人？

一定的，露西阿娜有兩點鐘了。

露 也許有什麼商人把信請去了，

他從那市場上到別的地方去吃中飯了。

好姐姐，我們來吃飯吧，絕不要着惱：

一個男子乃是他自己的自由的主人：

時間是他們兩個的主人，然後等他們看見時間

他們就會走去或回來了：既是如此你就需要忍耐，姐姐。

阿 爲什麼他們的自取就該比我們多些？

露 因為他們的工作究竟還是在外面的啊。

阿 你看，當我如此服侍他的時候，他還覺得不愜意。

露 啊，你要知道他乃是你的意志的羈絆。

阿 除了驢子之外再沒有願意套這種韁繩的。

露 可是，倔強的任性要時遭痛苦的鞭打。

在青天的底下沒有一件事物，

不是有它的界限的，不論是地上水中與空中：

那些走獸游魚與生長着羽翼的飛禽，

全是它們雄性的臣民，受他們的管束：

那男人呢，更爲神聖是這一切的主人，

是這寬廣大地與浩渺海洋的主宰，

被賦有聰明智慧與靈魂，

比那些游魚與飛禽更爲卓越。

他們自然是他們雌性的王子與尊王；

那麼你就該令你的言行侍候他們的允諾。

阿 全是這種卑說才使你到如今不會嫁人。

露 不是這個，乃是結婚後床第間的麻煩事。

阿 可是，如果你能結婚你一定會有些權力。

露 在我學習戀愛之前我要先練習服從。

阿 如果你的丈夫到別的地方去了又怎樣？

露 在他回來以前我一定忍耐。

阿 又是不能搖動的忍耐，真無足奇她至今還留在家裏，那些沒有別的長處的人真是會順從。

一個受到逆運磨滅的可憐的生靈，

當我們聽見他哭喊時，我們就會叫他安靜；

但是如果我們也負上同樣的痛苦的重擔時，

我們自己也就會同樣的抱怨或者更甚：

所以你既然沒有無情的侶伴來使你苦惱，

就用你那無用的逼人的忍耐來將我勸解。

可是如果你活下去看你相似的權益被攔奪時，

你身上的這種愚蠢的耐心就會發你拋棄。

好喇，我一定有一天要結婚來試試看。

你的佣人來了，現在你的丈夫應該快到了。

(愛的橋上)

阿 噢，你那個做的主入現在該快到手邊了吧？

愛的德 噢，他的兩隻手都到我身邊了，我這兩隻耳朵就是見證。

阿 你說，你可曾聽他講過？你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愛的德 是啊，是啊，他把他的意思都放在我結耳朵上了，他的手真該詛呢，我幾

乎都不懂得那意思。

露 他的話竟會說得那樣含糊，都令你聽不懂！

愛的德 不是的，他打得我那樣明白我真是覺得一點也不含糊，可是這個做法又太

模糊，我簡直不懂得他的意思。

阿 不過你說，我請你，他就回家來嗎？

看起來他很想薄取他妻子的歡心的。

愛的德 當然，太太，我的主人一定是頭巾狂了！

阿，頭巾狂，你這壞蛋？

愛的篇，我不是說他是綠頭巾狂，可是他一定發了頭等的瘋。

當我求他回來吃午飯時，

他向我要一千個金馬克：

「現在是午飯時候了。」我說；「我的金子。」他說：

「你的肉都烤焦了。」我說；「我的金子呢？」他說：

「你可要回家嗎？」我說；「我的金子。」他說：

「我給你的一千個金馬克在哪裏，壞蛋？」我說：

「那隻豬。」我說；「已經燒焦了。」我的金子呢？他說：

「我家太太大人。」我說；「吊死你家太太。」

「我不認識你家太太，叫你家太太滾出去！」

誰說的？

愛蘭德：我的主人說的；

「我不知道什麼家，什麼妻子，什麼太太。」他說，

所以我的公幹，已經交給了我的舌頭，

我就謝謝他，我就抬在肩上回來了；

因爲，做爲結論，他真打在我這裏。

阿蘭德：你再回去，奴才，去把他叫回家來。

愛蘭德：再回去，重新被他打回家來？

看在上帝面上，您差個別的人去吧。

阿蘭德：奴才，若不然我可要橫打開你的頭。

愛蘭德：他再打我，豎打我，下可就把我祝禱了；

從你們手裏我就可以有一個乾淨的頭了。

阿蘭德：去，多嘴多舌的蠢才，去把你的主人叫回家來。

愛的德。我可是對你那樣圓滑，像你對我那樣？

你把我像個皮球似的這樣踢來踢去？

你把我從這裏踢開，他再把我踢回！

若是做這種事還能活得長你就必得給我個好皮囊。

(下)

罷了，看你臉上不耐的神氣多麼陰沉！

阿，他一定是陪伴着他的心上人，使她開懷，

而我却在家中飢餓着，想望一付快樂的臉色！

可是那寒儂的年紀已經從我的面頰上

取去了那誘人的美色？那麼也是他浪費的；

可是我的言語混鈍乏味？我的才智空洞？

如果總警與伶俐的口才真是受了傷害，

那麼不仁不義比那堅硬的石塊更能使它變鈍，

可是她們的鮮豔衣冠將他的愛情勾引？

這不是我的錯啊，他乃是我財產的主人：

在我的身上什麼能陷而不是

由於他弄損的呢？這樣他乃是我的，

一切缺點的根據，我的衰敗的美貌，

祇要他的一個充滿陽光的面容便能修補：

可是真是一頭不羈的野鹿，他打破柵欄，

到夕而去奪食去了：我祇是他可憐的工具。

徒然是在害於自己的惡奴！罷了，快把它趕去。

還有麻木的蠢人，才敢排遣這類的虐待，

我知道他的眼神一定是注視在別人身上了，

若不然還有什麼事能够不使他來到這裏的？

妹妹，你知道他答應送給我一付練子：——

但願他個人自此以後祇是保有着那個，

那樣他就可以在他床上有個美麗的同伴了！

我明白了，那鑽嵌得最美的珠寶，

即將失去了她的美麗！雖然在別人輕觸的所在，

黃金仍然存在而時時不停的撫摩，

也會磨損黃金：所以沒有一個有名字的人，

不是被虛偽與腐敗所糟踏的，

既然我的美貌不能再使他的目光怡悅，

我就用哭泣來遣排那些餘年而哭到死亡。

有多少傻子受忌妒的心裏支配啊！

(詞下)

第二景 同上

(細的安上)

細的安 我交給德羅米歐的金子，

平安的存放在神道旅館裏，這胆小的奴才，

却徜徉着出去了，想去把我找到，

照我的估計，以及我店主的報告，

自從我打發他離開市場以後，我不會有

同德羅米歐逢談的可能：看哪，他來了。

(細的德上)

怎麼樣了，夥計？你的開心脾氣可曾改了？

你若是喜歡挨打，你處再同我開玩笑，

你不認識神遊旅館？你沒有拿到金子？

你家太太打發你來找我回去吃飯？

我的家是在鳳凰居？你可是瘋了，

你才回答我那許多的瘋話？

細的德：什麼回答，大人？我什麼時候說過這種話？

細的安：就是剛才，就在這附近，離現在還不到半小時。

細的德：自從你打發我離開那裏，我還不曾見過你的面，

你打發我回到神遊去，拿着你給我的金子。

細的安：燒蛋，你將才還承認收到過我的金子，

你告訴我說一位太太還有一頓午餐；

爲了那個，我希望，你覺得我是不開心了。

細的德：我真開心看見你今天如此高興；

這玩笑是什麼意思？我請你，主人，告訴我。

細的安：好啊，你可是誠心作弄我，當着我的面拍手劃腳？

你可是以爲我同你耍開心？你住口，給你這個，

再來一個。（打他）

細的安：停手，大人，看在上帝的面上：現在你的玩笑真是真的了：

爲了哪一種交易你給我這個？

細的安：因爲我有時候待你太親近了，

的確拿你當做親信，同你無所不談，

你的無禮就利用我的愛護而放肆，

把我正經的時候也變做尋常。

在陽光普射的時候再令蠅虫出來嬉戲，

而在它把光芒收斂時，令它也爬到石縫裏去吧！

如果你想同我開玩笑，你要知道我的性氣，

將你的行為按照我的臉色而修正，

若不然，我就把這個教訓打進你的腦蓋裏。

細的德 腦蓋，你叫它做？我是甯肯叫它做頭吧，免得你來把這蓋子敲個不停：如果你再一直不停的敲打下去，我可就得真為我的頭疼一個輩子來把它運起來了，若不然我就該到我的肩膀上去尋找我的聰明才智了。可是，我請問，大，

我為什麼挨打的？

細的安 你還不知道？

細的德 什麼也不知道，大人，就是知道挨了打。

細的安 我可要告訴你那緣故？

細的德 是的，大人，還有那原委；因為據他們說每一個緣故都有一個原委。

細的安 當然是，第二點——為了你對我指手劃腳；然後；那原委——

爲了第二次又把這事強迫着加上我的身上。

細的德 自古到今可曾有過一個人如此不合時宜的挨打。

在那緣故與原委之中既沒有韻節又沒有理由？

好啊，大人，我謝謝你。

細的安 謝謝我，先生？爲了什麼？

細的德 當然是了，大人，爲了你無緣無故便送給我的這一份重禮。

細的安 我下次再來補報你吧，爲了你的功勞再不給你什麼，不過，你說，夥計，

到了中飯時了嗎？

細的德 沒有呢，大人：我想那肉很需要，我所有過的那種東西。

細的安 夥計，那又是什麼？

細的德 一頓拷打。

細的安 好啊，先生，那樣它就該乾了。

細的德 倘若如此，大人，我請你不要吃它。

細的安 你的理由。

細的德 恐怕它使你動肝火，再替我買一頓拷打。

細的安 好呵，夥計，學着在適當的時候再開玩笑，

一切的事情都有它適當的時候。

細的德 在你沒有那樣動肝火之前我還敢於否認這句話。

細的安 根據什麼標尺來量的，夥計？

細的德 真的，大人，這一根尺光得同時間老頭的光禿頭一樣。

細的安 讓我聽聽看。

細的德 一個人如果自然的變成了禿頭他就絕對沒有時間恢復他的頭髮。

細的安 他豈不可以用押款收回的辦法麼？

細的德 是啊，把他的假髮押一筆款，然後收回來別人丟掉的頭髮。

細的安：時間有什麼對於毛髮如此吝嗇。而事實上，毛髮的生長本是那麼厚多？

細的德：因為他把它多加在禽獸身上乃是一種福氣；他雖然少給他毛髮，却多給此

智慧做爲補充。

細的安：什麼，不過有許多，他們的毛髮比他們的智慧多多了。

細的德：在那些人裏却沒有一位不聰明得使他的毛髮脫落的。

細的安：怎麼，你真是認爲多毛的人便是沒有聰明的，簡單的辦事人。

細的德：那辦事人越簡單，毛髮脫落的就越快；不過，他脫落的時候却在一種愉快

的狀態之中。

細的安：爲了什麼緣故？

細的德：爲了兩個，而且都是很健全的。

細的安：不對，不是健全的，我說。

細的德：那麼，就是確切的。

細的安 不對，不是確切的，在這一件欺騙的事。

細的德 那麼，就是某兩個了。

細的安 說出它們來。

細的德 一個是他省了他用在修理毛髮上的錢；另一個是免得在吃飯時它們落在他的粥碗裏。

細的安 可是你的理由一點也不充足，爲什麼沒有時間可以重新長出來。

細的德 我就這樣修正一下，時間它自己是禿頂的，所以，到這世界的最末端里，也會有禿頂的隨從。

細的安 我知道這一定是個光禿的結論。

可是輕些！是誰在哪裏向我們招手？

(阿德里阿娜及露西阿娜同上)

阿·侯，侯，安地弗勒斯，你裝做不相識，做怪臉吧。

一定有什麼別的女人佔有你愛寵的面色了：

我不是阿德里阿娜，也不是你的妻，

想當初那時候你不受這道便立誓說，

言語對於你的耳腔絕不是和悅的響聲，

在你的目光之中沒有一件怡人的物件，

絕沒有一次輕觸對於你的手是輕上的歡迎，

而在你的味覺之中，也沒有一盤香芳的香餽，

除非是我發言，我注視，我觸到你，我為你烹調，

而現在怎樣了，我的夫君，啊，怎樣？

你現在竟會同你本人疏離了呢？

我說那才是你本人，因為他對我完全陌生。

而我呢，是不可分的，密切的相接，

比你那可愛的本人的較好的一半高要明多了，

啊，祇要你，祇將你本人從我身上拖開；

我的心愛啊，你就記得吧，你可以容易的

滴一個珍珠到那澎湃的海灣裏，

然後再把那一滴重新取出毫無混淆，

既有一點增添又無減少；

你也不容易，你離開我而不取了一些我去，

那又會，麼深切的痛刺着你的心，

如果你聽見說有人說我是淫蕩的？

如果你聽見這個肉體，對於你是聖潔的，

而竟沾染了萬惡的淫慾？

那麼你怎不會於我唾棄，用腳踢我，

把那丈夫的名義丟在我的臉上，

你時時擱去我這媳婦額上的那塊沾污了的皮，
還要從我這虛偽的手上切下那結婚的戒指，
然後用一種深切離奇的誓語將它碾碎？

我知道你一定會的，所以，你就該那樣做，
我是估有着一個犯姦的污點；

在我的血裏混合着淫慾的罪惡！

因為如果我們八人是一體，而你是虛偽的，
我也就受了你的惡疾的傳染。

消化了你淫慾的毒素。

所以，你要同你真誠的同眠，維持和好的態度，
我也就毫不會受到沾污，你的榮譽也無損。

細的安 你可是在向我說講，美麗的婦人？我不認識你！

我到愛菲色斯才不過兩小時光景，

對於你的誠與你的話都是一樣的養生；

我呢，盡力的運用我的才力去瞭解每一個字，

竟沒有才力來瞭解其中的任何一句話。

露 罷了，姐夫！你的世界怎會變得如此？

你在什麼時候曾經如此對待過我的姐姐？

她適才特地打發德羅米歐來尋你回家吃飯。

細的安 叫德羅米歐？

細的德 叫我？

細的安 叫你，你從他那裏回來說他對你，

說他用拳頭打你，而且，一頓打你，

一面還否認說我的家不是他的，我也不是他的妻。

細的安：夥計，你可會同這位夫人講過話？

你的陰謀詭計的路道同方向究竟是怎樣的？

細的德：我，大人？在這時以前我從來不曾見過她。

細的安：混蛋，你撒謊；因為就是她這些話，

你適才在市場上——說給我聽來着。

細的德：在我一生一世裏我都不曾同她說過話。

細的安：那麼她又怎樣叫出我們的名字來，

除非那由於鬼神的指示？

阿：這對於你的身份多麼不

你竟如此不知禮的同你的奴才合謀串通，

指使他在我不備的時候激怒我！

就算是我的錯，使你離開了我的身邊，
可是你高不要再用輕蔑來虧待那個錯，
來吧，我來繫上你的這個衣襟，

你是一株榆樹，我的夫君，我是一根藤；

把我的作弱，嫁給了你較強的軀幹，

也就使我與你的強壯發生了關係，

如果沒有什麼將你從我這裏霸佔去，那麼就

算它是渣滓，強賴的藤籬，荆棘或是懶散的青苔；

它們全都缺少修剪，就橫侵無忌的，

沾染了你的枝幹，依賴你的損失爲生。

細的安：她是對我說話：她引動我上癮的圈套：

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可是在夢中同她結了婚。

還是我現在是在昏睡，自以爲聽見了這一切？

是什麼失誤驅使我們的耳目全都差錯？

除非到我知道這這確實的失誤的時候，

我且免來與這送上來的誤認相周旋。

羅德羅米歐，你去吩咐那些僕人擺上午餐。

羅德羅米歐，我的隱珠！我當胸刺一個罪人請十字架吧！

這乃是一個仙地：唉，真是難人之中的難人的事！

我們是荷妖魔，鬼蜮，夜貓子，小妖精在談話：

如果我們不服從它們，結果就會這樣，

它們要吸去我們的呼吸，或是把我們捏得滿身青紫。

露絲爲什麼在那裏，自言自語，不來答話，

德羅米歐，你這懶虫，你這蝸牛，你這笨伯，你這魔鬼？

細的修 我可是變了形，主人，是不是？

細的安 我想你是的，在心裏，同我一樣。

細的福 不僅如此，主人，我的心同我的形狀全變了。

細的安 你還是你的老樣子。

細的德 不對，我變成猴子了。

細的福 如果，你變成了什麼東西，那一定是驢。

細的德 一點也不錯，她騎着我，我真懶吃草，

真是如此，我變成了一隻驢，替不然絕不會，

我不認識她似她認識我如此清楚。

阿 來吧，來吧，我再也不要做一個傻子了，

把手指頭擦着眼睛嗚嗚的哭，

而那主僕二人却笑着輕蔑我的苦惱，

來吧，大人，去吃飯，德羅米歐，你去守門，

夫君啊，我今天要同你在樓上進餐，

聽你說，而且原諒你的成千的惡作劇。——

夥計，如果有什麼人來找你家主人，

你就說他對外面去吃飯了，什麼人也不許進來，

來吧妹妹，——德羅米歐，你要好好的做這看門人。

細的安 我是在地上，在天上，還是在地獄裏？

是在睡覺還是在醒着？是瘋了還是正常？

她們都認識我，而我却不認得自己！

我就來按照她們的話頭去說，堅持到底，

就在這一陣迷霧裏去冒各色各樣的險。

細的安 主人，我快要到門口去做看門人？

阿 是啊，誰也不許他進來，若不然當心我敲破你的腦袋。
露 來吧，來吧，安地希勒斯，我們這一頓飯已經太晚了。

(同下)

第三齣

第一景 公共場所

(愛非色斯的安地弗勒斯，愛非色斯的德羅米歐，安吉婁及巴爾塔沙同上)

愛的安 好安吉婁先生，你一定得原諒我們的；

我的妻在我守時刻的時候是很兇悍的；你

對她說我是同你流連在你店裏，

看視他們製造她的飾鍊，

同時你要在明天送到我家裏來，

可是這裏有一個錢蛋一定要駁倒我，

說他在市場上逢見我，說我打了他，

還說我說交給他一千個金馬克；

還說我會否認我的妻子與家屋：——

你這醉鬼，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愛的德 不管你怎樣說，大人，我心裏却是明明白白；你在市場上打了我，我都可以指出你的手印來，如果我的皮是張紙，你打我的那幾下是墨水，你自己的手

跡就會告訴我心裏想的事了。

愛德安 我想你是頭腦。

愛的德 好啊，真像是如此，

如果濕了我所受的冤枉，我所挨的打，

我應該挨了打時就反踢；而在那種地位上

你就會當心我的後蹄，當心一頭驢了。

愛的安 你很肅穆，巴爾塔沙先生，求上帝使我們的歡快，

來證實我的好意與對於你的熱忱。

巴 我並不重視你的嘉肴，大人，而異常看重你的歡迎。

愛的安 啊！巴爾塔沙先生，不論是酒還是肉，

滿桌子的歡迎話都抵不上一盤精美的菜。

巴 好的酒肉，大人，是平常的；每一個粗漢都能準備。

愛的安 可是歡迎的話更是平常；因為這個祇是一些空話罷了。

巴 少許的酒食及大量的盛意便可成爲歡樂的宴席。

愛的安 是啊；對於客奮的主人與更節儉的客人，可是我的酒菜雖然寒儉——進食

的友伴却是相投，你雖然可以享受更好的酒肉，却不會有更好的友情，可是，

慢些，我家的門鎖起來了，去賊她們放我們進門。

愛的德 毛德，布利治特，瑪麗安，西湖利，吉麗安，珍！

細的德（幕後） 木頭，笨馬，呆鷄，小丑，白癡，傻瓜！

你或是趕快從門口走開，或是去坐在半截門上；

你可是在念咒拘姑娘，你噤哩咕嚕念了這麼一大套，

說出一個來都已經算白費？去，快從門口走開。

愛的德 是哪個傻瓜做了我們看門的？我家主人站在街上等着呢。

細的德 你叫他從哪裏來的再回到哪裏去吧，若不然當心從腳心上着了涼。

愛的安 是誰在裏面講話？喂，打開門。

細的德 好哇，先生，如果你告訴我開門的理由，我就告訴你開門的時候。

愛的安 爲什麼？爲了我的午飯：我今天還沒有吃飯。

細的德 你在今天也就不用想在這裏吃飯；你隨便什麼時候再來吧。

愛的安 你是個什麼人竟敢不讓我進我自己家的門？

細的德 是現在的看門人，大人，我的名字就叫德羅米歐。

愛的德 啊，惡棍，你把我的差使同我的名字全都偷去了，

前者從來不會使我受譴獎，後者等於大挨罵一場，

如果你在今天替我做了德羅米歐，

你就該爲了名字換個面孔或是爲一頭騾換你的名字。

陸（在幕後）是誰在那裏喊叫！德羅米歐，是些什麼人在門外頭？

愛的德 讓我家主人進來，陸斯。

陸 真的，不能夠，他來得太晚了，

你就這樣告訴你的主人吧！

愛的德 啊上帝，我真得笑了，

你聽好這一句格言，——我可能倦鳥歸林嗎？

陸 你也聽好另一句：這個是，——

什麼時候？你可能說？

愛的德 如果你的名字叫陸斯，陸斯，

你回答他的話却正好。

愛的安 你聽見了嗎？你這小潑婦？你會放我們進去的，我想？

陸 本來我倒也想問問你。

細的德 你就說，不行。

愛的德 好吧，笨，幫忙。打得好，祇有一下對一下。

愛的安 你還蠢材，放我進去。

陸 你可能說出是爲了誰的緣故？

愛的德 主人，用力敲這門。

陸 讓他敲吧，把它敲疼了再說。

愛的安 如果我能把門敲開，小潑婦，你可得爲它好好哭上一場。

陸 又何必需要這樣，還有城裏的臭襪子一雙？

阿（幕後） 是誰在那門口吵鬧得這般響？

細的德 真是的，你們城裏到處都是不守規則的孩子。

愛的安 是你嗎？妻，你早就該來的。

阿 你的妻，糊塗先生！去罷，你快從門口走開。

愛的德 如果你懷着不消走去，大人，這個湯蛋在走路時就該更爲疼痛了。

安 大人，這裏既沒有酒肉，又沒有盛意，我們本來想什麼都有的。

巴 本來在辯論哪一個好些，我們現在却什麼都捨不得丟了。

愛的德 他們都站在這門口，大人，就說歡迎他們到這裏來。

愛的安 在這陣風裏有點騷擾，我們簡直沒有方法走進門。

愛的德 如果你的衣裳穿得薄，大人，你一定會說這話，你在這裏的糕餅都在裏面暖

烘烘的，而你却站在這冷風裏，

把一個人似這樣隨便買賣，真會使一個人變得似一隻鹿一般。

愛的安 去，給我拿件錢伙來，我要打開這扇門。

愛的德 姑隨便把它打開吧，我可要打開你這糊塗蟲的頭。

愛的德 一個人可以同你打翻一句話，先生：可是醫藥不過是陣風：

是啊，還是在你面前打翻吧，免得他到背後去打翻。

細的德 看上去你很想被打開：滾出去，鄉下人！

愛的德 這裏的「滾出去」已經太多了，我請你，放我進去吧！

細的德 好啊，等到烏雀都沒有毛，魚也沒有鱗的時候。

愛的安 好啊，我一定打開它：去，替我借柄鶴嘴鋤。

愛的德 一柄沒有毛的鶴嘴鋤，主人，你可是這個意思？

若是有魚沒有鱗就該有鳥沒有毛，

如果一柄鶴嘴鋤能幫我們走進門，我們就拔光他這隻鶴的毛。

愛的安 去，你快去，去給我取來一柄鐵的鶴嘴鋤。

巴 請暫且忍耐，大人，啊，且不要如此做，

這裏你是在向你自己的名譽惡鬥，

而且將你妻子的無疵的榮譽，

也拖進可疑的圈子裏而來了；

一非攪，就如此：你長年的經驗對於她的才智，

她健全的德行，年齡與謙沖，

都似在爲她說明一種你所不知的原由；

你無須懷疑，大人，她定然有良好的說明，

爲何在現在她將門戶對你嚴閉，

請聽我的勸告；忍耐去的離去，

我們且都到老虎酒店你進棧；

然後，在黃昏時節，當自己一個人歸來，

再來詳詢這奇怪的捺阻的理由，

如果你竟然用暴力強行打進去了，

現在，在這白日的黑暗裡來的時節，

必然的將對這件事有一種粗惡的批評；

而那種推想的事，受衆人所遺染，

將不利於你純潔無瑕的身價。

然後將用一種惡臭的侵入走進，

而且盤踞在你的墳墓裏，在你死後；

因爲謠言的存在是世襲的，

祇要它在那裏一度佔據，它便永遠居留。

曼陀笑：你的話說服了我，我就安靜的離去；

而且，爲了表示輕蔑歡樂，我却打算作樂，

我認識一個異常嫺於辭令的姑娘；

美麗而橫豎，豪爽可是也瀟灑；

我們就到那裏去午殮。我所說的那個婦人，

我的妻子，（但是，我聲辯，毫無理由的）

時常因她而將我責怨；

我們就到她那裏去吃中飯——你到家用，

去把那鎖練取來；現在，我知道，該已完成，

我請你，把它拿到波古潘去；

這就是那房子：那鎖練我要送給

（即使沒有別的緣故祇是表示輕蔑我的妻）

我在那裏的女主人，好先生，你決去，

既然我自己的家門拒絕接待我，

我就去敲開別人的門，看他們是否也輕蔑我。

變
我就到那裏去與你相會，大約在一小時以後。

錯·中·錯

愛的安·就這樣。這個玩笑倒要很令我有些花費。

(同下)

六六

第二景 同上

(露西阿娜及細拉古斯的安地弗勒斯同上)

露 可是怎會可能你竟然完全忘記了，

一個丈夫的職責？安地弗勒斯，竟會

在這熱愛的初春裏，使你愛的泉源朽廢了？

愛情怎會在建造之中，竟變成如此不穩？

如果你真是爲了我姐姐的財產才娶她，

那麼，看在地財產的面上你且待她再好些：

或者，如果你喜歡別人，你也該偷偷去做；

把你虛偽的愛情用盲目的神氣蒙起

不要讓我的姐姐把它在你的眼裏看出

錯 中 錯

不要令你的舌頭做你自己難爲情的報告人，

裝做親熱的樣子，說好聽的話來裝飾那不忠實；

把惡的德行打扮成善的品德的先驅的樣子！

裝出正經的神氣，雖然你心裏有污點，

教給罪惡怎樣做出聖潔的聖人的身份；

虛僞在暗地裏虛僞：爲什麼需要她知道？

那誇張自己丟臉的事的賊該多麼蠢笨？

如果對你的床上人不忠實而又令她

從你的臉上看將出來乃是雙倍的過錯，

可恥的事如果佈置得好也有私生的名譽；

惡行的爲再加上惡的言語那罪惡便要加倍。

啊呀，可憐的女人們！祇要令我們相信，

我們全是信實所組成，說你們愛我們，

雖然別人拿去了手臂把袖子給我們便够了，

我們是在你們的擺佈中轉動，你們可以撥弄我們，

所以，好姐夫，你就回身走進去吧！

去安慰我的姐姐，令她歡喜，叫她做愛妻，

在諂媚的甜言企圖克服不和時，

用一點花巧却也是正當的把戲。

細的安，可愛的姐姐（我不知道你真什麼名字，

而且也不知用什麼書蹟你知道了我的，）

在你的知識與你的優美之中，你所表現的

一點也不少似這大地的神奇；更多似這地球的神潔。

請教給我，親愛的生靈，怎樣思想，怎樣發言，

帶對我世俗的，粗陋的想像，縛縛了清純的。

馬場的半袋淨的，無功的濕襪，有開你那

靈秘的言語之靈藏的意義。

你爲物對我靈魂的純潔的眞誠努力。

時時使它流浪在空片無人知曉的草原上。

你可舉一位聯袖，你可要我重新創造？

那樣，你就改變我吧，我將一切順從你的力量。

可是，如果我是我，那麽，我根精變的知道

你那哭啼的姐姐並不是我的什麼妻子，

而且對於她的味藉我也不需什麼責任。

對於你，我的顏面却是更多，更多。

寧願可愛的永袖，不要用你的言語吸引我，

把我淹死在你姐姐的淚流裏面。

水仙願請爲你自己歌唱，我將傾倒在你面前。

把你黃金的長髮鋪開在銀色的波濤之上，

我將認你做一張軟床臥身在那裏。

然後，在那光輝的假想裏，以爲

他因死而較縫無窮，能以如此死去；

你那愛情，既是輕飄的，如果她下沉便也淹死！

露：怎麼，你可是瘋了，你這樣說理？

細的安：不是瘋，是迷惑了；怎樣我却不知道。

露：這乃是從你眼中躍出的一種過錯。

細的安：爲了注視你的光榮在身邊，美麗的太陽。

露：對你應該去的地方去注視，它就會使你的眼亮清澄了。

細的安 就澄澄得閉起眼來，可愛的情人，像是看着黑夜一樣。

露 你爲什麼叫我做情人？你去叫我的姐姐吧！

細的安 你姐姐的妹妹吧。

露 那也是我的妹妹。

細的安 不是的；

那乃是你本人，我本人的那一半好的；

是我眼睛的清澄的眼，我親切的心的更親切的心；

是我的食糧，我的運命，我親切的希望的目的，

我的整個大地的天空，以及我天上的要求。

露 這一切都該是我姐姐的，若不然便不該如此。

細的安 稱你自己爲姐姐吧，親愛的，因爲我的目的乃是你：

我要愛的乃是你，我要使你來引領我的生命，

你是沒有丈夫，我也還沒有妻室：

請你答應嫁給我吧。

露，啊，慢些，先生，你不要動，

我要去領我的姐姐來，去取得她的好意。

(下)

(從愛非色斯的安地弗勒斯的家里走出來，細拉古斯的德羅米歐。)

細的安 喂，怎麼樣，德羅米歐？你到哪裏去跑得這樣快？

細的德 你認識我嗎？大人？我是德羅米歐嗎？

細的安 你是德羅米歐，你是我的人，你是你自己。

細的德 我是一頭驢，我是一個女人的人，我不是我自己了。

細的安 什麼女人的人？怎麼會不是你自己？

細的德 真的，大人，不是我自己，我是該歸給一個女人的；這個女人她人說我是她

的，一刻不停的追着我，她要佔有我。

細的安：她在你身上有什麼名份？

細的德：啊呀，大人，這種名份就似你說這匹馬是你的；她也把我當做走獸一

般說是她的，不是說，我做了走獸，她才要佔有我，而是她還一個禽獸似的東

西，一定說，我是屬於她的。

細的安：她是什麼樣的？

細的德：是一塊很威風的材料；是的。這樣一個人男人們在講起來時，絕不會不源

然色動的。在這一對裏我的命運簡直瘦得可憐，而她的却是個肥胖得驚人的姻

緣。

細的安：你這是什麼意思，肥胖的姻緣？

細的德：真的，大人，她乃是一個廚娘，全身都是油膩；我真是不知道把她派個什

麼用場，除非拿她當做一根蠟燭，借着她的光從她那裏逃跑。我敢擔保，她的

睜着眼睛，那些破爛衣裳同那裏面的脂膏都是够點過一個波蘭國的冬天了。如果她能活到天
地末日，她比這全世界都能多燃燒一個禮拜。

細的安：「她的面孔怎麼樣？」

細的德：「黑的，像我的鞋，可是她的臉還沒有我的鞋擦的乾淨。爲了什麼？她出汗
嗎？」一個人用那汗污都足以擦鞋了。

細的安：「這種毛病清水可以補救。」

細的德：「不能，大人，它都嵌在裏面了；諾亞的洪水都沒有辦法。」

細的安：「她叫什麼名字？」

細的德：「奈爾，大人，可是她的名再加上四分之一，就是說一個奈爾（四十五英

寸——譯者）再加上四分之三，都不够把她的屁股量上一圈。」

細的安：「那麼她很有些寬度了？」

細的德：「從頭到足比她的屁股一圈倒也不長多少；她全是圓的，似地球一般。我在

她身上都找得出許多國家。

細的安 在她身上的哪一部份是愛爾蘭？

細的德 當然嘍，大人，在她的屁股上；從那鬆軟的地方我就認出來了。

細的安 蘇格蘭在哪裏？

細的德 我找那荒涼，堅硬的，在那手掌之上。

細的安 法國在哪裏？

細的德 在她的前額上；全是武裝充滿了叛亂同她的頭髮在打仗。

細的安 英格蘭在哪裏？

細的德 我想尋找那石灰的山岩，可是一點白的地方我也找不到：不是我猜想它大

概是在她的下巴下，因為在它與法蘭西之間有鹽水在流。

細的安 西班牙在哪裏？

細的德 真是的，我看它不見，可是我覺得了，熱烘烘的在她的喘氣裏。

細的安 美洲在哪裏？還有那印度羣島？

細的德 啊，大人，在她的鼻子上，全佈滿了瑪瑙石，青玉石，紅寶石，把它們那大量的財富都傾倒在西班牙的熱氣之中；她送出去大隊的貨船到她的鼻子上去裝貨。

細的安 比利及亞，那荷蘭低地又在哪裏？

細的德 啊，大人，我不會看得那樣低。總而言之，這個女苦工，或是女先知，硬說我是她的，叫我做極羅米歐；起誓說我已經同她訂了婚，她告訴我身上有什麼隱秘的印記，如同我肩上的痣，我頸上的黑點，我左臂上的大硬疙瘩，弄得我，嚇得不得，就趕快逃掉像是躲一個女巫婆一樣：

這時，我想，如果我的胸中不是充滿了信仰，我的心，不是由鋼鐵製造，她就早已把我變成了一頭短尾巴的狗，把我送到輪子裏去迴轉了。

細的安 去，你立刻趕快去，趕快走上大路；

不管那天風從這岸上向那方面吹，

我也絕不在這城裏度過今天夜晚。

如果有隨便什麼船出海，你就到市場上來，

我要到那裏去散步等着你回來，

如果每個人都認識我們，而我們誰也不認識，

我想，這就該是時候，快去，收拾行李，趕緊走。

綉綉 就好像一個人從野熊那裏逃命一般，

我也就拚命逃脫那要做我妻子的人。(下)

綉的安 在這裏住的除了巫婆再沒有別人；

所以就該是我趕快逃跑的最適當的時候，

她那叫我做丈夫的人，從我的靈魂裏，

我却憎厭她做我的妻；而她美麗的妹妹，

她有一種那樣安詳而端莊的秀美，

有那樣迷人的態度與言談。

差一點把我變成了我自己的叛徒。

可是，唯恐我自己作了有虧自己的事，

我一定要堵住我的兩耳不聽那水仙的歌聲。

(安吉婁上)

安 安地弗勒斯先生？

細的安 是的，這是我的名字。

安 我早就知道的；大人，看這裏就是那鎖練，

我本來想為你拿到波古濟去，可是，

那鎖練尚未做完使我等於這樣久。

細的安 你的意思是說我拿這個去做什麼呢？

錯 中 錯

安 那隨你自便了，大人，我是特地爲你做的。

細的安 特地爲我做的，先生！我沒有說過啊！

安 不是一次，不是兩次，你說過二十次！

拿着它回去吧，用它去哄逗你的妻子吧，

等一會到晚飯時候我再來看你，

然後再來收取我這鎖練的貨款。

細的安 我請你，先生，現在把錢拿去吧，

因爲恐怕你以後財貨都要看不見了。

安 你真是會尋開心的了，大人，再會吧。(下)

細的安 我真說不出來，對於這事我該怎樣想：

可是這個我却想得到，天下沒有一個這樣傻的人，

會拒絕這樣一個美麗的送上來的鎖練，

我看一個人生活在這裏全不用動心機，他在街上就可以逢見如此金黃的禮，我就到市場上去，到那裏去等德羅米歐，如果有任何船隻出海去，我却立刻要走。

(下)

錯
中
論

卷二

第四齣

第一景 公共場所

(一商人，安吉婁，及一名官吏同上)

商 你知道，在聖靈降臨節時，這筆款子就已經到期了，

而從那時到現在我還不曾向你催索；

現在我本也不必，祇不過我行將啓程

到波斯去，我需要在路途上花用金錢；

所以請你立刻將我的賬目付清，

要不然這位官吏便要將你逮捕。

安 正好是我欠你的這個數目，

安地弗勒斯已經逐漸積欠於我；

錯 中 錯

就在我剛才遇見你的時候，

他還從我這裏買去一條鎖鍊；在五點鐘時

我將要收到這條鎖鍊的貨款；

誰會同我一起走到他的家裏去，

我將付清我的欠賬，而且還將你感謝。

（愛非色斯的妾地弗勒斯及愛非色斯的德羅米歐同上）

官 這個麻煩你可以省了：你看他已經來了。

愛爾安 在我到那金匠家裏去的時候，你去

給我買一根短粗繩；這個我要應用在

我的妻同她的合夥同謀人物身上，

爲了她們在白天把我鎖在門外。

可是，慢些；我看那金匠來了，你快去罷；

你去買一根繩頭，拿回家去給我。

愛的德：我一年買上一千磅！我去買根上吊繩！

（德羅米歐下）

愛的安：一個相信你的人真算是得了好幫手：

（對安吉婁）

你本來答應我來而且拿給我那鎖練；

可是鎖練同那金匠誰也不來到我面前，

也許你以為如果用鎖練鎖起以後，

我們的友情會繼續得太長久；所以就來了。

收起你快活的性子吧，這裏是一張單子

載明你的鎖練共有多少「克拉特」重；

那金子是上上品，式樣也是貴重，而又時興；

錯 中 錯

它的價值總數恰好比我虧欠

這位先生的債務超出三枚德刻特：

我請求你，替我把他立刻付清了，

因為他就要到海上去，一切祇等着這個。

愛的安：我身邊沒有備好這筆現成的款子；

而且，我在街上還有一些要緊的事：

好先生，領這位不相識的朋友到我家去，

你隨身帶上那條金鍊，然後吩咐我的妻

在收到這件東西之後照數清付；

也許我能與你們同時趕到那裏。

安：那麼你就自己把那鍊子帶給她下？

愛的安：不，你帶去吧，恐怕我的時間會趕不及。

安：好吧，大人，我辦：你的鍊子可曾帶在身邊？

愛的安：我若是沒有帶，我却希望你帶着呢；

如果不然，你可就空着手回來了。

安：唉，來吧，我請你大人，把那鎖鍊交給我；

那天風與潮水都在等候着這位先生。

而我，是我的錯，已經把他在此擔擱得太久了。

愛的安：好老大人，你原是用這種拖延來推諉

你爲何失約不到波古潘去啊？

我本當責備你爲何不把它拿來，

而與一個潑婦似的，你却免嗔怪起來了。

商：時間已經不早了：我請你先生，快理楚吧。

安：你聽見他多麼急的向我催索了；那鎖鍊！

愛的安 好的，把它交給我的妻，隨後取你的錢去。

安 好說，好說，你知道，我剛才已經交給你：

你或是把鍊條還我，或是交給我一個證物。

愛的安 胡說！現在你把這玩笑真是開得太遠了：

你說鎖鍊在哪裏？我請你拿給我看看。

商 我的要事不能再容忍這種遲延。

好先生，請回答我你是肯呢，還是不肯？

如果不肯，我就要將他交給這位官長了。

愛的安 我答覆你？我應該答覆你什麼？

安 你欠我的那條鎖鍊的款子。

愛的安 在我沒有收到那鍊子以前我什麼也不欠你。

安 你知道我在半小時以前才交給你的。

愛的安：你什麼也沒有交給我；你證這種話真是非常對我不起。

安：你否認那件事，大人，你更對我不起。

你想想這件事對我的信用有多大關係。

商：好吧，官長，請你根據我的請求，將他逮捕起來。

官：遵請；我命令你，用大公的名字，要服從我。

安：這事深深的影響到我的名譽……

你或是答應替我付這筆款子，

若不然我便要請求這位官長將你逮捕。

愛的安：答應付你我所不曾收到的貨物的款子！

逮捕我吧，傻傢伙，祇要你敢。

安：這裏是你的公費；逮捕他，官長！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都不肯饒過我的親兄弟的，

如果他如此顯然的輕蔑我。

宜 我要將你加以逮捕，先生；你聽見控詞了。

愛的安 我就在我繳付保證金之前服從你：——

可是，你這東西，你爲這玩笑所要付出的代價，

你整個舖子裏所有的金銀都不够償付。

安 先生，先生，我在愛非色斯一定要有法律的，

來治治你這遠得出名的可恥的事，我毫不懷疑。

（細拉古斯的德羅米歐上）

細的德 主人啊，那邊有一隻埃比達蒙的船，

它祇是在等候着它的主人回到船上來。

安 然後，大人，它就啓程了，我們的財貨，大人，

我都已經運上船去；而且我也已經買下，

那油，油膏同生命之水。

這船是堅固整齊；那快樂的風

也正從海岸上徐徐的吹；他們完全無所等待，

就是等候着他們的主人，還有，主人，你本人。

愛的安 怎麼回事！瘋子？怎麼，你這糊塗的羊，

有什麼埃比達蒙的船在等着我？

細的德 是你打發我去找箇船啊，去雇它的冰腳。

愛的安 你這喝醉了的奴才，我是差你去買根繩的；

我還告訴了你爲了什麼緣故爲了什麼目的。

細的德 你打發我去，還是趕快去找根繩上吊吧；

你是打發我到海灣裏去，大人，找隻船的。

愛的安 等我比較空閑些時我再同你辯論這問題，

再教給你的耳朵多用些心思去聽。

壞蛋，你趕快一直跑到阿德里阿娜那裏去；

把這鑰匙給她，告訴她，在那桌子裏，

在那蒙着土耳其花氈的桌子裏，

有一口袋的德刻特；叫她送來給我；

告訴她我在街上被拘捕了，

那些錢可以爲我付保：你快去，奴才：快去。

走吧，官長，到監獄裏去，等它來。

（商人，安吉婁，官長及愛非色斯的安地弗勒斯圍下）

細的德：到阿德里阿娜那裏去！那乃是我們吃

午餐的地方啊，

那乃是陶沙白爾說我是她丈夫的地方啊：

越大大了，我想，我都摸不過來。

雖然這事違反我的心意，我也必得到那裏去，
因為做農人的必需滿足他們主人的意見。

(下)

第二景 同上

(阿德里阿娜及露西阿娜全上)

阿 啊，露西阿娜，他真是那樣引誘你？

你可會從他的眼光裏清楚的看出來，

他是誠心誠意的哀求嗎，是還是否？

他的面色是紅還是白；是嚴肅還是嬉笑？

他心裏的火焰在他臉上的爭鬥的情形，

你對於這件事可曾觀察到了些什麼？

露 第一點，他先否認你對於他有什麼權利。

阿 他的意思是，他對於我沒有；我更是憎厭。

露 然後他起誓說他是初來到此地。

阿 他起誓說倒是真，雖然他早已背了誓。

露 然後我便替你向他討情。

阿 他又怎樣說？

露 我替你乞求的愛情，他反而向我乞討。

阿 他用什麼動人的婉轉的語來引動你的愛？

露 他說的那些話，如果是誠實的，愛却很會打動人心思的；

第一點他先讚美我的美麗；然後稱讚我的言語。

阿 你可會好好的回答他？

露 請忍耐些，我請你。

阿 我簡直不能，而且也不願，使我安靜下來；

即使不是我的心，我的舌尖也要知道他的心意。

他乃是醜陋的，刁惡的，年老的而枯黃的；

面貌猙獰，軀體更劣，全身無一處不難看萬分；

惡意的，兇暴的，愚蠢的，笨鈍而又無仁義
他的構造本就是缺陷，他的心術更是不良。

對於這樣一個人，那麼，誰又會忍死呢？

沒有一個人會對於失去了的惡德而哀哭的。

啊！可是我認爲他却比我所說的好些，

而但願在他身上別人看起來却更壞：

遠離開它的巢穴那田麈便會哀鳴：

我的舌尖雖然將他詛咒，我的心却爲他禱禱。

（細拉古新的德羅米歐上）

細的德——這裏，走：那桌子，那錢袋；現在親愛的，趕快。

你怎會氣都喘不過來了？

因爲跑得太急了。

「你的主人在哪裏？德羅米歐？他好嗎？」

細的德：「不好，他是在韃靼人的監牢裏，比地獄還不知！」

「一個穿着永世制服的魔鬼抓住了他，」

「他那個人的心都用鋼的紐扣鎖起來了。」

「真是一個惡魔，一個精靈，沒有憐憫而又粗魯；」

「一個狠，唉，還不如，是一個全身穿着牛皮的傢伙；」

「是一個後面動手的朋友，一個拍肩頭的，是一個」

「專門禁止人通過小巷，小河與狹長地方的；」

「是一條逆着方向跑的獵狗，可是又善於嗅腳味；」

「這種人，在天地末日之前，就把可憐的人送到了地獄裏去。」

「阿！怎麼了，漢子，是怎麼一會事？」

細的德：「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却是爲了這件事被拘捕起來了。」

阿·德什麼？他被拘捕了？這告訴我是誰提無賴的益科寧德辭職來了。

細的德：我不知道，他的被捕是由於誰的控告，可是：可是那拘捕他的人却穿了一身

的牛皮，這個我知道。請到警察局人室時，頭懸髮光。

你可肯送贖費去給他？去人，那費真真饒錢。

阿·去取出來，妹妹，這事我真難關。

（露西阿娜下）

我不知道，他竟然會負債。

告訴我，他可是被一根布條拘住的？

細的德：不是根布帶，而是一根更結實的東西；

一根鏈子，一根鏈子；你沒有聽見它響嗎？

阿·什麼，一根鏈子？

細的德：不是，不是，是個鐘：這該是我走的時候了，

我離開他的時候還不到兩點，現在却已經敲一下了。

阿 時間會倒流嗎？這個我却從來沒有聽見過。

細的德 啊，當然是的：不管什麼時間碰見了警長，

他都會被嚇回來的。

阿 好像時間也欠了賬！你的理由多麼糊塗！

細的德 時間乃是個破落戶，他所欠的債遠比他約價值為多，如果機會來的話。

唉，還有呢，他還是個賊：你沒有聽人說過嗎？

時間是不分晝夜的在偷偷的走來？

如果他欠了債，又是個賊，那麼有警長當道，

他怎會沒有理由在一天之內縮回一小時呢？

(塞西阿娜上)

阿 去，德羅米歎；錢在這裏，你立刻拿去吧；

去把你的主人立刻領回家來。——
米吧，妹妹；我簡直被心事所壓倒了；
心裏糊，我偏要慰與我的損害。

(同下)

第二幕 同上

(細拉古斯的安地弗勒斯上)

「安」在這裏沒有一個我所碰見的人，不向我打招呼，好像我是他們很熟識的朋友似的；

而且每一個人都喊出我的名字來。

有的人拿錢給我，有的人請我到他家去，還有些人謝謝我，說我待他們多麼好；

有的人拿貨色給我請我買：

就在剛才還有個裁縫在他家裏喊我，

拿給我一些綢緞，說是他替我買的，

而且，就在那裏，把我的身材量了一遍。

一定是的，這些全是捏造的狡計。

拾普爾的迷人精全伏在這裏了。

(細拉古斯的德羅米摩上)

細的德人主人，這裏就是你差我去取的金子：怎麼，你已經擺脫了那穿着新衣裳的老亞當的那張畫？

細的安 這是什麼金子？你說的什麼亞當？

細的德 不是看守天堂的亞當，乃是看守監獄的亞當，就是那穿着小牛皮的人爲了那浪蕩兒子殺了的小牛；他這人從你的身後面來了，大人，像一個惡天使似的，命令你拋下你的自由。

細的安 我不懂你的話。

細的德 不懂？怎麼，這是個清清楚楚的事啊：他那個人像是一具低音絃琴似的，被裝在一個皮盒子裏；那個人，大人，他，等着規矩人在疲倦了的時候，給他們個機會，就把他們逮捕起來；那個人，大人，他會可憐衰老的人，給他們一個迫命的長兵

時監禁；那個人在他空下來的時間利用他的警棍比摩薩人的長棒所取得的刑罰還要多呢。

細的安 什麼！你的意思是指一位官長？

細的德 是啊，大人，那有着帶子的警長；他那個人無論誰若是扯斷了他的帶子，他都要使他受點處分；那個人以爲人永遠是在走上床去，他就說，「但願上帝給你好好的休息！」

細的安 好啊，先生，你的優勳兒到此爲止吧，今天晚上可有船出海嗎？我們能够走嗎
細的德 怎麼，大人，我在一小時以前就告訴過你了，那遠行號木船在今晚啓程；可是

這時你就被那警長所留住，去等那遲延號小船去了，

這裏就是你差我去取的天使們，我現在交給你。

細的安 這倒傢伙瘋了，我也是瘋了，

降臨我們在這裏是在幻想之中流浪。

但願有上帝的神力使我們逃脫這裏吧！

(媚妓一名上)

媚：遇得巧，遇得巧，安地弗勒斯大人。

我看，大人，你現在已經尋到那金匠了。

這個就是你在今天給我的辣子嗎？

細的安：撒但啊，快躲！我命令你不要引惑我！

細的德：主人，這是撒但太太嗎？

細的安：這乃是魔鬼。

細的德：唉，她還要壞些，她乃魔鬼的老母；而她來到這裏却穿着一個有光采的少女的

衣裳；因為這個緣故，那些有光采的姑娘們才喜歡說「上帝咒罵我；」那就等於說「

上帝把我變成個有光采的少女吧！」照書上寫的：她們在世人面前出現似若老嫗。

的天使一般：光乃是火燭結果，而火會燃燒；由是觀之，有光采的姑娘也會燃燒的。不要走到她身邊去。

婿 樣的僕人同你真是開心得很呢，大人，

你可要同我來嗎？我們在這裏再重整午宴。

細的德 主人，如果我去，指望一頓匙餐吧，或者去應用一把長羹匙。

細的安 爲什麼？德羅米歐？

細的德 怎麼，同魔鬼一起吃飯的一定要有柄長羹匙的。

細的安 那麼快躲避吧，惡魔！你告訴我什麼吃飯的事？

你乃是一個醜巫婆，似你們所有的一樣，

我指咒你離開我，趕快去。

婿 把你在中飯時從我這裏拿去的戒指還我，

或是交還我的戒指，給我你所答應的練子；

那樣我就走了。太太，你再來麻煩你。

織的儘心有些魔鬼祇索討那剪下來的髮根，

二根燈心草，二根頭髮，一滴血，一根針，

一個硬殼果，三粒櫻桃核，而她賜予更貪心，

却想要一條線子。

主人，你要聰明些；如果你給了她。

那魔鬼就會搖她的線子，用它來嚇我們。

織請你，大人，把我的指環給我，要不然就給我那線子；

我希望你不想娶那可怕的魔鬼。

織的安地澆開，你這巫婆！來，德羅米歐，我們走吧。

細的德快逃吧，德來那孔雀說：太太，這個你知道。

(紐拉古斯的安地弗勒斯及德羅米歐下)

總現在，毫無疑義的，安地弗勒斯是瘋了，

若不然他絕不會這樣降低他的身份：

他拿去了我的一枚指環價值四十德刻特，

爲了這個他答應還給我一條鑽鍊；

現在他把兩件東西全都加以否認。

這理由據我猜想是因爲他瘋了，

(更且還有他適才立刻發怒的證據)

在今天中餐時他所講的故事也是個瘋故事。

說他自己柔嫩的門嚴閉起來不給他進去。

也許他的妻，熟知他的這種病症，

故意關起門來不給他進去。

我的確現在該是立刻到他的家去，

去告訴他的妻子說，他瘋了之後，
他聞到我的家裏，用藥力搶去了

我的指環。我選擇的這種辦法最恰當；
因為四十七德難待，可不能輕易的損失。

(下)

第四景 同上

(愛非色斯的安地弗勒斯及一官長上)

安 不必擔心我，漢子，我絕不會逃跑的。

我會在離開你之前交給你許多錢，

足夠償付我爲之被拘捕的款子。

我的妻子今天脾氣有些反常，

她一定是不肯輕易的相信那送信的人。

至於說我會在愛非色斯被捕，

我告訴你，在她聽起來一定覺得難以置信。

(愛非色斯的德羅米歐上，手持短粗棍)

我寄用人來了；我想他把錢帶來了。

怎麼樣了，夥計？我叫你去取的拿來了吧？

愛的德 它在這裏，我敢向你擔保，把他們的欠債全都還清。

愛的安 可是錢在哪裏呢？

愛的德 當然了，大人，我把錢拿去買繩子了。

愛的安 五百德刻特買一根繩子，混帳？

愛的德 照這數目我倒是可以尊敬你五百，大人。

愛的安 爲了什麼事情我差你跑回家去的？

愛的德 爲了一根繩頭啊，大人；現在爲了這個我又已經回來了。

愛的安 我就用這繩頭來歡迎你，夥計。（打他）

官 好先生，你要忍耐些。

愛的德 不是的，應該忍耐的乃是我；我正在逆境裏。

官 現在好了，你掛嘴吧。

愛的爹 不是的，還是去勸他先住手吧。

愛的安 你這婦孺的兒子，無知覺的壞蛋。

愛的德 我但願我沒有知毒，大人，那夥賊就會不覺得挨你的打了。

愛的安 你除了挨打，別有什麼都不覺得，同驢一樣。

愛的德 我乃是頭驢，真的，你可以從我的長耳朵上把它加以證明。我從生下來到現在

一直都是服侍他，可是在他手裏除了挨打之外我什麼報酬全得不到。在我冷的時候

他打我叫我熱；在我熱的時候，他又打我使我冷。他用打來把我從睡夢中喚醒；再

用它使我站起來；在我走出來時他用它將我趕出來；在我回來時他用它把我歡迎進

去。還有呢，我把它擱在我的肩頭上就像那叫化子擱着他的破毯頭一樣；而且我想

，等他把我的打破時，我也得用它來沿門乞討的。

(阿德里阿娜，密西阿娜，及那媳婦，及平區及其它人等同上)

愛的安 來吧，二道走過去，我的妻從那邊來呀。(阿德里阿娜，密西阿娜，及那媳婦，及平區及其它人等同上)

愛納德 太太，RESPICE FINEM（當心這個頭），看重你的頭；就是用那狗預言，似

鸚鵡那樣，「當心繩子頭。」

愛的安 你還要說話？（打他）

媚 你現在又怎樣說？你的丈夫不是瘋了嗎？

阿 他的暴操無禮倒是證實他這樣。

好的平區醫生，你乃是個懂得法術的。

請你教他重新恢復他的真正知覺。

然後我將照着你所要求的盡量送給你。

露 啊呀，他的眼神多麼兇利，充滿了火！

媚 注意看，他在這一陣瘋狂之中多麼發抖！

平 把你的手給我，讓我來聽聽你的脈搏。

愛的安 我的手在這裏，叫你的耳朵去聽吧。

不 我命令你，撒但，踏踏在這個人身上的，

要服從我聖潔的祈禱的大力，

向那黑暗的圍境裏你要立即遁逃：

我憑着天上的一切聖人拘咒你。

愛的安 住聲，你這嬌聲嬌氣的巫漢子，住聲；我沒有瘋。

阿 啊，你還沒有瘋，可憐的受罪的靈魂！

愛的安 你，你這小潑婦，這些人可都是你的主顧？

今天在我的家裏宴飲作樂的，

可是你這橘紅面孔的朋友

而當着我的面你却闖上了那有罪的門，

而拒絕我走進我自己的家裏去？

阿 啊丈夫，上帝都知道你是在家裏吃飯的，

我但願你一直到現在仍舊留在那裏，

免去這些訐謗與這種在大家面前丟醜的事！

愛的安 在家裏吃飯的！你這壞蛋，你又怎樣說？

愛的德 大人，說真的，你沒有在家裏吃飯。

愛的安 不是把我的門都鎖上了。把我關在外面？

愛的德 你家的門是嚴鎖着，把你鎖在外面。

愛的安 不是她本人還在那斥罵過我！

愛的德 一點不假，她本人在那裏罵過你。

愛的安 不是她的廚娘也出口不遜，挖苦，嘲弄我？

愛的德 她是的；那廚房裏的聖女嘲弄你來着。

愛的安 我不是在一怒之下就離開那裏的嗎？

愛的德 真的你是的；我的骨頭就是證據，

在那以後它就覺得了他怒氣的劇烈。

阿 用這些相反的事來使他安靜是好的辦法嗎？

平 不算是不好的事；這傢伙摸出了他的路道，

然後，處處順着他能把他的攪動理得很好。

愛的安 一定是你賄賂那金匠來逮捕我的。

阿 啊呀，我送錢給你去取贖你的。

德羅米歐拿去的，梅急急忙忙的跑來拿的。

愛的德 我拿去餽？好心好意你也許有。

可是，一點不假，去人，一星星的錢都沒有。

愛的安 你沒有到她那裏去拿一口袋德刻特嗎？

阿 他到我那裏來，我就給他了。

露 我可以爲她作證，她是給過他的。

愛的德 上帝同造繩子的人爲我作證，

我被他打發去沒有別的事就是買根繩子！

平 太太，他們主僕二人全都被鬼附身了。

我從他們的蒼白而兇狠的臉色上看得出來：

一定得把他們綁起來，放在一間黑屋子裏。

愛的安 喂，你爲什麼今天把我鎖在外面，

你又爲什麼不承認那一袋子的金錢？

阿 親愛的丈夫，我並沒有把你鎖在外面啊。

愛的德 親愛的主人，我沒有收到什麼金錢；

可是我承認，大人，我們是被鎖在外面的。

阿 假冒爲善的壞蛋，你在這兩件事上都敢扯謊。

愛的安 假冒爲善的娼婦，你說的一切都是假話；

你竟敢同那必遭天譴的壞黨同謀合夥，

對於我做出一種可憎的，下賤的看輕的事：

可是用我的指甲我要挖你看偽善的眼珠，

你竟敢要看我如此被人玩弄如此丟醜。

(平區及其助手將愛非色斯的安地弗勒斯及愛非色斯的德羅米歐縛起)

阿 啊，綁他起來，綁他起來，不要讓他走到我身邊。

平 多來幾個人：他身上的魔鬼的力氣很小。

露 啊天哪，可憐的人，他的面色多麼蒼白與枯萎！

愛的安 怎麼，你可是要謀害我？你看守監獄的，

你，我是你的犯人；你可能答應他們似這樣

把我救出去？

官 諸位先生，你們放開他吧：

他乃是我的犯人，你們不能把他領去。

平 去，把這個人也綁起來，因為他也瘋了。

阿 你要幹些什麼，你這糊塗的官？

你可是高興看見一個可憐的人

糟踏他自己，使他自己不快活？

官 他乃是我的犯人：如果我讓他走了，

他所欠的債便需要我來還。

阿 在我離開你之前，我一定為你付清：

你立刻領我到他的債主那裏去，

等我聽到他怎樣積欠下來的，我就付清他。

好的醫生先生，請你當心把他安全的護送

回到我的家裏。——啊最不快活的日子！

愛的安 啊最不快活的娼婦！

愛的德 主人，我在這裏與你成立了共同的束縛了。

愛的安 滾開去，你這黑棍！你爲什麼使我發瘋？

愛的德 你可能無緣無故的被綁起來？發瘋吧，

好主人；哭吧，那魔鬼。

露 上帝救助吧，可憐的生靈們，他們說的話多麼無聊！

阿 去吧，把他領開去，妹妹，你同我一道來。

(平區及助手們，領愛非色斯的安地弗勒斯及愛非色斯的德羅米歐同下)

現在告訴我，是由於誰的控告把他逮捕的？

官 是一個叫安言婁的金匠：你認識他嗎？

阿 我認得這個人。他共欠他多少？

官 兩百德刻特。

阿 告訴我，這筆債怎樣積起來的？

官 爲了一條鎖練，你的丈夫向他買的。

阿 他倒是的確說過有一條鎖練給我，可是還沒有拿到。

娼 當你的丈夫，充滿了怒氣，在今天

到我家裏來，拿去我的指環時

（這指環我適才看見是在他手指上），

不久之後我就逢見他拿着一條練子。

阿 也許是如此的，可是我却沒有看見。——

來吧，看監獄的，領我到金匠那裏去；

我急於想立刻知道這事的一般真像。

（細拉古斯的安地弗勒斯，拔刀出鞘，及細拉古斯的德羅米歐同上）

上帝啊，你可憐吧！他們又跑出來了。

阿 還拔出刀來了；我們趕快去多找幾個幫手來，

再把他們重新綁起來。

官 快跑；他們會殺我們的！

（官吏，阿德里阿娜，露西阿娜同下）

細的安 我看出來這些巫婆原是怕刀的。

細的德 她那個要做你老婆的，見到你就快逃了。

細的安 到神道旅館去吧；去到那裏拿來我們的財貨：

我祇希望我們能够安全無事的上船去了。

細的德 真的，在這裏度過今晚吧；他們一定不會加害於我們的；你看他們對我們好好的講話，又給我們金子。我想他們這個國家真是好，除了那塊像高山一樣的肉要同我成就姻緣之外，我真是從心裏想在這裏一直住下去，也來變個巫人。

細的安 就是把整個的城全給我，我今晚也不要在這裏過夜；

快走吧，把我們的財貨行李搬上船去。

(同下)

第五齣

第一景 公共場所

(商人及安吉妻同上)

安 我很抱歉，先生，我擔誤了你；

可是，我鄭重聲明他拿了我的練子，

雖然他最不誠實的否認了它。

商 這個人在這城裏的聲譽怎麼樣？

安 他的聲譽很是令人敬重，先生，

他的信用普遍昭着，極受人愛戴，

在這城裏居住人們當中再無人能將他超過；

他的一句話能在無論何時取去我的寶貨。

商 輕聲些講話：我想那邊是他在那裏走。

(細拉古斯的安地弗勒斯及德羅米歐上)

安 真是的；就是那條鎖練在他頸上的，

他立下偽誓說做沒有拿到真是反常之至。

好先生，靠近我一些，我要同他講話。——

安地弗勒斯先生，我真是訝異，

你竟會使我如此難堪受到如許麻煩；

而對於你自己也並非沒有名譽上的損失，

那樣婉委解說指天立誓的那般否認，

你現在如此公開佩戴的這條鎖練；

除了那費用難堪與被囚禁之外

你還對不起了我的這位誠實的朋友；

他若不是爲了我們這種糾紛而等待，

就已在今天掛起船帆出海去了。

這鎖練是你從我手裏拿過去的，你還能否認嗎？

細的安 我想我拿過的：我從來沒有否認過這個。

商 是的，你否認過的，先生，而且還立下僞誓。

細的安 誰聽見過我否認過它或是立過僞誓？

商 你知道，我的道爾斐耳朵聽見過你。

你算了吧，可憐的人！真可憐你會活着

在這任何誠實人都可以居住的地方行走。

細的安 你真是個惡棍你如此的貶斥我：

我要立刻對你證明我的榮譽，與我的

誠實，如果你敢立定腳根。

商 我敢，還要拿你當做惡棍來向你挑戰。

(二人拔刀)

(阿德里阿娜，露西阿娜，娼妓及其它人等同上)

阿 住手，不要傷了他，看在上帝的面，他瘋了：——

去幾個人到他身邊去，把他的刀搶下：

把德羅米歐也綁起來把他們都送到我的家去。

細的德 快跑，主人，快跑，看在上帝面上，快躲起來，

這是一家修道院：進去吧，若不然我們就完了。

(細拉古斯的安地弗勒斯及細拉古斯的德羅米歐同下，逃進修道院)

(女修道長上)

女修 靜一靜，人們：你們爲什麼都擁擠在這裏？

阿 來向這裏領取我可憐的發了瘋的丈夫：
讓我們進去，我們好把他牢牢的綑住，
把他抬回家將他治癒。

姜 我早知道他的神智不是明白的。

商 我現在很後悔我對他拔刀動手了。

女修 這人被魔鬼附體有多少時候了？

阿 這一個禮拜他一直是沉悶暴燥與不安，
與他過去的本人有許多的許多的不同；
但是一直到今天下午他的感情

却還從來沒有爆發成爲極端的盛怒。

女修 他是否曾因海上的風波而失去許多財貨，
送葬過什麼親蜜的朋友？是否他的兩眼

曾在不合法的愛情中將注意移植在別的地方去。

這種罪還在年輕的男人中非常普遍，

因為他們使目光過於放任的飄視。

在這幾種痲痛中他所害的是哪一種？

阿 這幾種全不是，除非是最後一種，

就是有一種愛情的事時引他離開家。

女修 爲了那個你應該責罵他。

阿 當然，我那樣做過的。

女修 是啊，可是不够兇狠。

阿 已經在我禮的節所許的範圍之內儘量兇狠了。

女修 大概是祇在二人之間。

阿 也在過大庭廣衆之間。

女條 是喇，可是還不够。

阿 那事乃是我們談話的主要內容；

在床上祇有在發逼他談這件事時他才醒，

在飯桌上祇有在發逼他講這件事時他才就食，

在孤獨的時候這事乃是發所計劃的主題，

在與人們同在的時候我祇時常暗示到它，

可是我一直告訴他這乃是最好與萬惡的事。

女條 原來爲了這個這人才發了瘋的？

一個忌妒的婦人時有病的喧嘩，

比一條瘋犬的牙齒的毒素還要致命。

看起來他的睡眠因爲你的咒罵而受阻，

所以才有這個結果使他的頭腦極靈敏的，

你說在他的菜餚上也加了你叱罵的作料，
不安靜的進食促成不良的消化，
因此發燒的猖狂的火焰才會盛熾。

除了是一陣瘋狂之外發燒還是什麼別的，
你方才說他的娛樂都受到你咆哮的妨害，
喜人的娛樂受到阻害時有什麼結果，
還不是抑鬱而沉悶的「傷感」，

（是猙獰的無歡的失望之親屬。）

同時在她腳後一大隊傳染的

蒼白的疾病以及那些生命的死敵；

在飲食在娛樂以及維護生命的安息之中，
遭受襲害時，不管是人或是野獸全都曾發瘋的。

所以這結論便是你一陣陣的忌妒，
把你的丈夫駭離了他理智的正軌。

露 在他作踐自己，粗暴，無禮，而發瘋似的時候，

她從來也不責罵他，祇是柔和的。——

你爲什麼忍受這些責罵而不還口？

阿 她的確道破我，引起了我的自責。——

好的人們，你們進去把和捉住。

女修 不能，沒有一個人能到我的房裏去。

阿 那麼，就請你的僕人將我的丈夫送出來。

女修 也不能。他爲了聖潔的緣故才躲進這所房子，它必將給他以特權不使他走進你們

的手裏，除非等到我使他再恢復他的理知，

着不然便是在嘗試中白廢去我的努力。

阿 我要去服侍我個丈夫，做他的看護，

爲他的疾病準備飲食——因爲這乃是我的職責，

除了我自己而外絕不要什麼代理的人物，

所以請你讓我陪同他回到家裏去。

女修 請忍耐些；因爲我絕不能令他走動，

除非等到我已經應用了我所認可的方法，

用他身的甜密藥劑及專潔的煎藥。

來把他重新變成個正當的人。

這乃是我醫語中的一枝一節，

是我這教派的一種慈悲的職責；

所以，去吧，把他留在這裏交給我。

阿 我絕不能離開我的丈夫留在這裏，

對你聖潔的身份真是很不相宜，

來拆開一個丈夫同他的妻子。

女修 安靜些，離去吧，你不能領他去。(下)

露 把這種丟身份的事去告訴給大公爵。

阿 來，走吧，我要去匍身倒在他的腳前。

一直不起來，除非我的眼淚同哀禱

能够打動了他大人親目到這裏來，

用強力把我的丈夫從這女修那裏奪去。

商 這時候，我想時針已羅指在五點，

立刻的我確實知道，這位大公爵本人

要走到這邊來到那愁慘的谷地去，

那死去的與愁苦的執刑的場地，

就在這修道院的水溝的後面。

安 爲了什麼緣故？

商 來監視一位年尊可敬的賴拉古斯的商人，

他不幸的闖進了這個海灣，

違反着這個城市的法條與律令，

爲了他的犯罪而公開梟首。

安 你看：他們來了；我們來看他的行刑。

露 去跪到大公面前，在他經過這修道院以前。

（大公爵侍從如儀，埃吉翁祖頭削子手及其它官吏們同上）

公 再一遍去公開的宣告：

有沒有什麼朋友肯替他付這筆款子，

免他這一死；我對他異常的關念。

阿 最聖潔的大公爵請對那女修道長主接

公道啊！

公 她乃是一位有德的可敬的婦人；

她不會可能的對你有什麼虧待的地方。

阿 敬慕你大人，安地弗勒斯，我的丈夫，——

我使他成爲我與我所有一切的主人，

經由你鄭重的簽認。——在今天這不幸的日子，

有一陣兇暴的瘋癲的症候佔有了他，

以致他忘命的在街上跑來跑去，

（同他在一起還有他的奴才同他完全一樣瘋。）

對於城裏的人民做出種種不相宜的事，

如同闖進他們的家去，從那裏拿去

指畫掛對，在他發氣時所歡喜的一切物件。

有一次我把他網湖起來了，送他回家去，

同時我去澈查他在盛怒之中

在各處所做出的對不起人的事。

這時我不知道用哪種強大有效的逃脫方法。

他逃開了那些看守着及他的人們。

他那發瘋的奴才還有他本人，

每個人都充滿了暴怒的情緒，都拔出了刀，

又碰到了我們，而且瘋狂的向我們走來，

把我們趕跑；一直等到我們召集起來更多的

幫手，又回來想把他們縛起，這時他們就

逃進了這所修道院，我們追他們到這裏，

而在這裏那女修道長却把大門擋着我倆餓殍，

關閉，絕不肯容我們把他領出來，

她也不肯容他出來，以便我們帶他回去。

所以我最仁愛的大公爵，請用你的奔食，

護法把他領出來，使他離開這裏去就醫。

自從你的丈夫在我的戰役中服役以來已經很久了，

而我也對於你的確簽署過一位王子的諾言，

在幾當年便他成爲你床第之間的主人，

對他獻上我所能給的一切恩賞與好意。

你們去幾個人去敲這修道院的木門，

去吩咐那女修道長到我這裏來。

我要在我起身之前將這件事情決定。

(僕人一名上)

僕 啊，太太，太太，快走，快救你自己的命！

我家主人同他的奴才全都逃脫了縛綁，

把那些女僕們挨個的打，把那位醫生也綁起來，

他們用火把他的鬚子全烤着了。

當那火還在燒着的時候，他們又用

大桶的爛泥湯澆在他的頭上來熄火。

我家主人向他傳教似的要他忍耐，而

他的奴才用了剪刀將他剪得似小丑一般，

真是的，除非你立刻差人去救他，

他們二人都會害死這位法師的。

阿 住聲，傻子，你的主人同他的奴才是在這裏，

你向我們報告的全是假話。

僕

太太，憑着我的性命擔保，我告訴你的事實；

我親眼看見了就跑來差不多連氣都沒有喘，

他大聲喊着要找你，他發誓說如果他捉住你，

他要烤焦你的臉，毀掉你的形；（幕後喊聲）

聽哪！聽哪！我聽見他了，太太，快逃，快逃！

公

來，站在我身邊，不要害怕，——用長戟守住。

阿

我的天哪！真是我的丈夫，請你目證。

他乃是來去無踪無形：

我們才將他趕進這修道院裏去；

而現在他又在那裏，簡直超出人們的理解之上。

（愛非色斯、安地弗勒斯及德羅米歐上）

愛的安 主張公道啊！最慈愛的大公！願不請給我公道，

即使看在我在多年之前爲你盡的職責面說，

那時我在戰爭中將你保衛與接受了

深的傷痕來救你的性命：即使爲了那鮮血，

我在當時爲了你流的，請現在允給我公道。

埃 除非是死亡的懼怕令我胡思胡爲，

我就該是看見了我的兒子安地弗勒斯同德羅基歐了。

愛的安 公道啊！親愛的王子，我指控那裏騎那個婦人：

她由你作證將她許配給我做我的妻子，

她現在作踐了我使我蒙受了恥辱，

甚至到了損害的最強度與最高峯，

在今天她的無恥所強加在我身上的

損害，簡直都超過想像的範圍之外。

公 你只說你那情形來，你知道我會主持公道。

愛的安 就在今天，偉大的公公，把把家門嚴閉，

同時她卻與一些愛慕的人在我的家裏宴樂。

公 是一件重大的選禮，你說，婦人是否這樣的。

阿 不是，我的好大人，但！我本人叫他同我姊妹

的隨在奉天一起進午餐的。但願我的靈魂

遭難，他所加給我的罪名完全是捏造給我的。

露 永遠令我看不見白天，在夜裏不能安眠。

（若是她所告訴給你大人的不是坦白的真實。

安 啊！虛偽的女人們！她們所起的誓全是假的，

在這一點上。那瘋人所控訴她們的很是公道。

愛的安。我的大人，我所說的全已經一再斟酌過；

既不曾受了酒液的力量之擾動，

又不曾亂闖窺撞，受那猖狂的怒火所激勵，

雖然我所受到的迫害都會使一個更明白的人變瘋。

這個女人今天將我鎖在外面去不給我午餐：

那邊的那個金匠，若不是與她同夥合謀，

就能將它加以證明，因為他那時同我在一起；

她同我分手去取一條鑽鍊，

答應我替我拿到波古潘來，

在那裏巴爾塔沙同我一起用的午餐。

我們的午餐完了，而他還沒有到那裏去。

我就去尋他，在街上我遇見了他；

同他在一起的就有那位先生，

在那裏這發僞誓的金匠一口咬定起誓說，

我在今天從他手裏拿到了那條練子。

那個，上帝知道，我見都不會見過；爲了這個

他就僱用了一名官長將我逮捕；

我當時服從了，同時打發我的這個人回家去

取一些德刻特；他回來時却什麼也沒有拿，

於是我就向那位官長好官相商，

央他本人隨我到我的家去。

在路上，我們遇見了

我的妻子，她的妹妹，還有一大堆

作惡的同夥，同她們在一起的，

她們還領了一個叫平區的人，一個飢餓像的，而且削瘦的壞蛋。

一個簡單的骷髏架子，一個走江湖的騙子，

一個披麻袋的小船，與一個算命的，

一個窮透了的，兩眼空洞，眼光如賊的可憐虫，

一個活死人，這一個專門替人講故事的。

真是的，自己以為是精通法術的人回來了。

於是，瞪視着我的眼睛去攪摸我的脈搏，

獲得一種臉，擊實到他的腦筋裏替住我。

他大聲喊着說：我被鬼迷住了！然後他們

大家一齊撲到我身上，綁起我來，將我抬走，

在我家裏的一間又黑又潮溼的地窖裏，

他們就把我同我的僕人丟下，全縛在一起；

一直到我用我的牙齒咬斷了我的繩子，

我才再獲得自由，隨後立刻的

我就跑到你大人這裏；我請求你

爲了這些深切的恥辱與

嚴重的丟醜，給我以充份的滿足。

安 我的大人，真是的，我親自爲他作證這些事，

他沒有在家裏吃午殮，他是被鎖在外面。

公 可是他從你那裏拿去過鎖練嗎？是還是否？

安 他拿去的，我的大人；當他跑進這裏時，

這些人都看見那鎖練在他的頸上。

商 更且，我都肯立誓，我的這兩隻耳朵

聽見過你承認你拿過他的鎖鍊，

在你第一次在市場上不承認之後，

因為那個我才向你拔出我的刀來，

然後你就逃進了這裏的這座修道院，

從那裏，我想你似用奇蹟又走了出來。

愛的安 我從來沒有走進這條道院的牆內，

你也從來沒有對我拔出過你的刀。

我從來沒有見過那條鎖鍊，這樣上天救助我吧！

你所加給我的這些事全都是假的。

怎麼，這種控詞與供狀多麼曲折！

我想你們一定是都飲了塞爾細的迷魂湯，

如果你們把他趕進這所房子裏，他就應當在這裏；

如果他是个瘋子，他就絕不會辯辯得如此明白。

你們說他在家裏吃中飯的；這裏的這個金匠，

又否認這種說法——夥計你怎樣說？

愛的籬：大人，他同她在那那裏吃午飯的，在波古潘。

媚：他是的，還從我手指上搶去那枚指環。

愛的安：這是真的，我的大人，這個指環是我從她那裏拿來的。

公：你可曾看見他走進這修道院裏去？

媚：非常清楚的，我的大人，似我現在看見你大人一樣。

公：怎麼，這事倒蹊蹺了。——去，把那女修道喚到這裏來，我想你們或是神經錯亂或

是完全發瘋了。

(侍從一名下)

埃：最有威力的大人，請原諒我說一句話，

我也許是看見了一位朋友可以救我的性命，
可以付那筆款子使我被釋放。

公 儘管說吧，細拉古斯人，說你想說的話吧。

埃 先生，你的名字不是叫安地弗勒斯嗎？

那個不是你的東身奴bond man，德羅米歐嗎？

愛的德 在一小時之前我還是他的東身奴，大人，

但是他，我謝謝他，把我的繩子已經咬成兩段：

現在我是德羅米歐，還是他的奴才，可是不受約束了。

埃 我確實知道你們兩個都還記得我的。

愛的德 我們從你那裏，大人，倒是記起了我們自己。

因爲不久以前我們還被綁着，似你現在這樣，

你不是平區的病人吧，你也是嗎，大人？

埃 你爲什麼看着我納悶？你很清楚我的。

愛的安 在這時以前我從不曾看見過你。

埃 啊！自從你上次見我以後，愁苦完全把我改變了，

而愁人的時光，用時間的毀人形態的手，

已經在我臉上寫下了新奇的毀容的痕跡，

但是還要請你告訴我，你竟聽不出我的聲音嗎？

愛的安 聽不出。

埃 德羅米歐，你也聽不出？

愛的德 聽不出，相信我，大人，我也聽不出。

埃 我確實知道你會聽得出的。

愛的德 是嗎？大人，可我確實知道我聽不出的：不管一個人否認什麼事，你現在

卻是被綁定了非相信他不可。

埃 聽不出我的聲音！啊！時間的災劫啊！

你可是在短短的七年之中便如此的破壞了，
劈裂了我可憐的喉嚨，令這裏我唯一的兒子
都聽不出來我那失調的焦慮之微弱的聲音？
即使現在將我這充滿了縐紋的險藏在那

冬天紛飄的吸收水份的白雪裏，

將我血液的一切管道完全凍起；

可是我的生活中的暗夜還有一些記憶，

我的垂熄的燈火也還殘餘着一些微光，

我的遲鈍的半聾的耳朵也還有些聽的能力：

這一切舊日的證據（我不能錯的）

都告訴我，你乃是我的兒子安地弗勒斯。

愛的安 我在一生之中從不會見過我的父親。

埃 可是你知道，孩子，我們是在七年之前

在細拉古斯分手的；可是也許我的兒子，

你是害羞在我的困境之中承認我。

愛的安 這位大公，同這城裏一切認識我的人，

都能爲我作證說事實上不是如此的，

我在此身中從沒有見過細拉古斯。

公 我告訴你，細拉古斯人，二十年來

我一直做着安地弗勒斯的監護人。

在這個期間他從沒有到過細拉古斯。

我看是你的年紀同危境令你神經錯亂了。

(女修道長，細拉古斯的安地弗勒斯及德羅米歐上)

女修 最有威力的大公，請看一個受了許多冤枉的人。

（都擁過去看他）

阿 我看見了兩個丈夫，若不然我的眼睛便騙了我。

公 這些人一定有一個是真人一個是魂靈，

這兩人也如此；誰是那真實的人，

誰是那靈魂？誰能辨別出他們來？

細的德 我是德羅米歐，大人，叫他走開。

愛的德 我才是德羅米歐，大人，請令我留下。

細的安 埃吉翁，不是你嗎？還是他的鬼魂？

細的德 啊！我的老主人，是誰把他綁在這裏？

女修 不管是誰綁起的，我要來解開他的繩，

而因他的自由而重獲到一位丈夫，

你說，老埃吉翁你是否是那人：

從前有過一個妻子，名叫露米里亞，

他為你在一胎中生下來兩個鱗兒，

啊，如果你就是那位埃吉翁，你快說。

你對那露米里亞本人來說。

一 埃 如果我不是在作夢，你就是露米里亞了。

如果你是她，告訴我同你一起

飄在那不幸的木頭上的兒子又在哪裏呢？

女修 他同我還在那一個學生的德羅米歐

全是被埃比達蒙的人所救起；

可是過了一會有科林多的無禮的漁人，

用強力把德羅米歐同我的兒子從他們手裏搶去，

而把我留下來同那些埃比達蒙人在一起。

後來他們的遭遇怎樣我就說不出來了，

而我的際遇呢？就是你看見的這樣。

公 喂今天早晨的故事正好該從這裏開始的，

這裏的兩個安地弗勒斯他們兩人那樣像，

還有這兩個德羅米歐看起來簡直是一個人，——

若不是她在海上的沉船故事，——

這兩人乃是這兩個孩子的雙親，

意外的又在今天重逢。——

安地弗勒斯，你本來是從科林多來的。

細的安 不是的，大人，不是我，我是來自細拉古斯。

公 慢些，分開站着，我簡直分不出誰是誰。

愛的安 是我從科林多來的，恩威無涯的大人。

愛的德 我是同他一起來的。

愛的安 我是被那最著名的戰士米那魯公爵，

你最著名的叔父領到這城裏來的。

阿 你們二人之間誰在今天同我一起吃飯的？

細的安 是我，溫柔的夫人。

阿 你不是我的丈夫嗎？

愛的安 不是的，我說不是的。

細的安 我也說不是的，可是她適才却那樣稱呼我。

而這一位美麗的淑女，還裏她的妹妹，

適才也叫我做姐夫。——我適才所告訴你的話，

我希望我能有時間來使它成爲事實，

如果我所看見同所聽見的不是一場夢境。

安 先生，那乃是你從我手裏拿去的那條鎖鍊。

細的安 我想是的。先生，我不否認？

愛的安 而你就，先生，爲了那鎖鍊將我逮捕的。

安 我想我是的，先生，我不否認？

阿 我差人送錢給你太太，去爲你付保金，

德羅米歐拿去的，可是我想他沒有繳到。

愛的德 不是，不是我去送的。

細的安 這一口袋德刻特是我從你那裏收到的，

是我的奴才德羅米歐把它們拿給我的，

我看我們一直是相互遇見別人的人，

於是我被認做他，他又被認做我，

從這種地方才發生了這些錯中錯。

愛的安：這些德剋特我爲了我父親押付在此。

公：我不需要的，你父親的死罪已被饒赦了。

媚：大人，我得向你討還那一枚寶石指環。

愛的安：在這裏，拿去吧：多謝你給我的快活事。

女修：威名遠震的大公，請你俯允屈尊，

同我們到這修道院裏面去一會，

去聽我們述說我們各人一般的命運，

那一切聚集在這地方的人，

那函了今天這一天可同情的錯誤，

遭受到了痛苦的人，都來，同我們在一起，

我們一定要使大家全滿意，

二十五年我祇是在承受生育你們的苦難，
我的兒子們：一直到了現在，

我沉重的担子才算完全的脫身，

大公爵，我的丈夫，以及我的兩個孩子，

以及你們諸位記錄他們出生的人，

都來參加這位談話的宴會，都同我來，

在這許多痛苦，這樣的生產之後。

公 用我的全心全意我要在這宴席上盡興暢談。

（大公爵，女修道長，埃吉翁，娼妓，商人，安吉裏及侍從等同下）

細的德 主人我可要到船上去取回你的財貨？

愛的安 德羅米歐，你把我的什麼東西送到船上去？

細的德 你的貨物，大人，寄存在神道旅館主人那裏的。

細的安 他是對我說的，我才是你的主人，德羅米歐。

來吧，同我們來，我們立刻就來照料那件事，

抱住那裏你的哥哥吧，同他去尋歡作樂。

（兩安地弗勒斯，阿德里阿娜，露西阿娜同下）

細的德 在你主人家裏有一位胖朋友，

在今天午飯時給我飯吃拿我當做了你：

她現在該是我的嫂子不是我的妻子了。

愛的德 我想你乃是我的鏡子，不是我的兄弟。

從你面上我看見原來我乃是個面目可愛的少年，

你可要走到裏面去看他們談天嗎？

細的德 我不能先走，先生，你乃是我的長輩。

愛的德 這倒是一個問題了，我們怎樣能試驗出來！

細的德 我們將來姑關決定長幼，在那時以前

你就領先吧！

德 不要，那麼這樣吧：

我們來到這世界上來本是兄弟與弟兄，

現在我們也就携手一同走，前後完全不必分。

(同下)

書 目 期

還 書 日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譯

發行人

華文

所

文通

所

文通

貴陽中興路五一二號

國幣一元二角

貴州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三二四號

44142

